为伞正名

屈超耘

伞何用？挡风遮日头。从它一问世，就给人们帮了大忙。然而，不知从啥时起，伞却遭了厄运。人们诅咒它，谩骂它，诬它为一切罪恶的掩护者。在“那个”年头，“大黑伞”的名号，好不吓煞人也！

从此，伞的名声坏了，坏了整整十年之久。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撑伞的“走资派”彻底解放了，跳在伞下的一些小将也解放了。然而，遗憾的是，伞却没有得到解放。

说到伞，我们不由得想起已故的周恩来总理和现在依然为人民操劳的王震同志。在那风雨如磐的岁月，周总理撑起了伞，保护了多少栋梁之材！王震同志是五十年代的农垦部长，他利用自己特有的伞，保护的著名作家少说也有几十，因而使得丁玲、艾青等文坛泰斗至今还在放光。

时序发展到四化建设的今天，伞，显得更加重要。因为“左”风还不时地刮来，不少勇于改革的人物和专业户还深受其害。这时候，只要各级领导人把保护伞张开，他们就会在它的庇荫下发挥聪明才智而大干特干。问题是，相对而言，伞还显得不够多。特别是中下层，就更加少。为什么更加少？一位县级干部说：人才我也爱护，就是不敢充当他们的保护伞，因为我的官太小。这话乍一听似乎有理，其实不然，说到底还是一个责任感问题。笔者所在地，从前有这么一位七品官。有一次，他竟然在家里为一个刚释放的“犯人”设宴洗尘。后来，这个所谓的犯人，成了一个响当当的剧作家。这位剧作家每当提起这位官员时，总是深情地说：我从他身上看到了党的影子。

保护伞，撑起来吧！只要这样的伞一多，“左”风自然会被压下去的。

伞，革命的伞，我为你大唱赞歌。

新年前夕话新诗

——访诗人晓蕾

本报记者 田永祯

屋外瑞雪飘飘，室内炉火熊熊。新年前夕，记者在省作协的一间小屋里，采访了中年诗人、《延河》常务编委晓蕾。

晓蕾在中学读书时，就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新诗。一九六三年从陕师大毕业后，他自愿赴延安工作。延安，这块神奇的土地，吸引着他年轻的心。他到那儿去，既想作一名战士，又想作一位诗人。次年七月，他在《人民文学》发表了组诗《滚滚延河向东流》，这组诗被中央电台配乐朗诵。组诗中《这窑洞住过毛主席》，后来还选进了省编语文课本。圣洁的延河水，给他的诗注入了蓬勃的生机。从此，他便从这儿起步，越过崇岭古道，向着新诗的峰峦登攀……

在采访中，记者问：“而今新诗不太受欢迎，你以为症结何在？”

诗人沉吟了片刻，然后说，从内容上讲，某些新诗关心时代、关心现实、关心人民不够。古往今来，诗歌兴盛之时，也是诗歌与人民的脉搏扣得最紧之时。比如四五运动，诗歌发挥了匕首、投枪、号角的作用，就是因为它道出了亿万人民的心声。新诗老不去讴歌人们关注的事物，而局限在比较狭窄的感情世界里，自然就要脱离广大读者。

诗人接着说，从形式上看，艺术也有个新陈代谢的问题。人们的审美趣味，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变化。因而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也要求刻意创新。那种僵硬的、陈陈相因的东西，那种晦涩的，不知所云的东西，当然很难震撼人们的心灵，相反却会使诗与人民疏远。

谈到这里，记者想到了诗人的诗风。他的诗，多是真情实感的流露，总是生活触发了他，有话要说，他才写诗；他从不无病呻吟。同时，在形式上，他追求朴素自然，雅俗共赏，很少有玄而又玄、百思不得其解的篇什。记者认为，他的诗风，便是对他自己诗歌主张的一个最好注脚。

记者又问：“你以为新诗的前途若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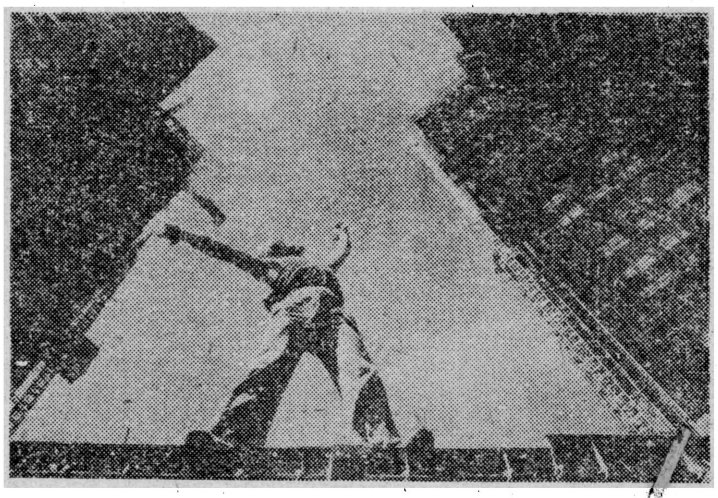
诗人望着窗外报春的雪花，眼里闪烁着希望的光彩，用诗一样的语言说：“正象大自然有电光雷火和红花粉朵一样，生活中有诗。因为这种使人感动、引人联想、发人深思的奇异之花，才使生活变得更美好，才使人变得更崇高。因此，诗没有不受重视的理由，也不必怀疑它的前途。可以断言，新诗将与不断进步的人类共存。”

诗人还高兴地指出，新诗之河虽然屡经曲曲折折，但依然浩浩向前，不可阻遏。一些采用现代派手法的诗人，正在吸收传统的艺术营养。一些用惯传统手法的诗人，也在借鉴某些现代派的表现技巧，这两个方面的表现手段的结合，对创造中国式的，为人民所喜闻乐见的新诗，无疑是有好处的。这是诗人们的责任心和群众观点的体现。

诗人深信，新诗的繁荣是可以期待的。记者在握别诗人后，也对新诗充满了信心。

明年元旦上映的新片

明年元月我省将上映一批新影片。国产故事片有《四等小站》、《幸福在你身边》、《清亮的小溪》、《天涯并不遥远》、《哥儿们折腾记》、《三全其美》、《拂晓的爆炸》、《通缉令》。还将上映一部香港故事片《少林小子》。同时，还有四部外国故事片：《胜利大逃亡》、《哈里之战》（美国）、《兆浴的酒馆》（日本）、《一仆二主》（苏联）。



升周顺摄

世界上体积最大的动物

你知道世界上体积最大的动物是什么吗？世界上体积最大的动物是水母。体积有三分之二的标准足球场一样大，但是这种水母很轻，因为它的整个身体只有百分之五的有机物质，其余都是水份。如果这种水母被冲到海岸上，在太阳的暴晒下，会逐渐地缩小，最后全部蒸发。

（原载上海《科学生活》）

西府曲子

·关润娟·

民间曲种

《西府曲子》是流行在关中西部的一个古老的民间曲种。

《西府曲子》的曲调分平弦、月弦两种。平弦，旋律优雅流畅，娇柔委婉，音域较窄，多宜妇女、青少年演唱。曲牌有《放风筝》、《小放牛》等三十多种。月弦，曲调慷慨激昂，节奏鲜明，音域宽，表现力强，多适于成人演唱。曲牌有《前月调》、《后月调》等七十多种。此外，尚有《大开门》、《柳青娘》、《寄生草》等用于开场、前奏、间奏的曲牌二十多种。

《西府曲子》的表演为座唱形式。由一人或多人演唱，每人弹奏一种乐器，由一、二人主唱，众人帮腔。使用的乐器以板胡、三弦为主，伴以笛子、小铜磬（碰铃）、竹板瓦（四页瓦）等。音乐委婉动听，优雅细腻，颇有仙山古乐之风，令人心旷神怡，给人以美的享受、

浅谈小小说的人物刻划

王晓鹏

文学是人学。它是以人为创作对象、素材，表达人的思想、感情、心理、命运、性格的。人是构成小说三要素（人物、事件、环境）的中心。一篇小说之成败，主要以人物为准。传世的优秀作品，多是以塑造了典型人物取胜的。所以茅盾把“人”作为他写小说的第一目标。

一部长篇小说仿佛一个大舞台，可以容纳几十个乃至几百个人物登台表演。小小说则不然，它很难容纳过多的人物和复杂的情节，多以描写一两个人物的侧影或某一生活事件的片断见长。因此，作者在结构时，无论是对人物的设置、故事情节的处理、材料的剪裁和取舍，都不能正面铺开去写，而必须善于从生活中截取一些富有特征性的横断面，经过精心剪裁，把不必要的人物和情节取掉，把能放在暗场处理的人物决不放在正面去描写。这就好比是陕西独角戏——王木犊（顶多不过是二人台），通过自个的念、唱、做、打，反映出生活一角一隅一个侧面，把自己的性格塑造出来。

性格即命运，亦即人的各种不同遭际。多幕剧可以比较详尽地刻划人物性格发展史中的每一个细节，或者人物性格形成的全过程，亦即人物传记。独角戏则不能，那样必然失之枯燥无味。因此高明的演员总是选取最能展示人物性格和命运的一点精刻细雕。只要写好了这一点，就象漫画家抓住了对象的特征，不用费多少笔墨就能把人物活化出来了，读者从这里可以很容易地联想到人物的一生。

因体裁和篇幅所限，小小说不可能静态地描写人物的肖像、心理和环境，那样容易流于冗长和呆滞，影响作品的艺术吸引力。犹如独角戏，这一切都有机地统一在演员的说唱和虚拟动作中，也就是文学所谓的动态描写。在这里，画外的叙述和交待都极省略，而且尽量地都蕴含在人物的具体行为和富有特征性的动作中去。它要求人物的行动高度集中，情节枝蔓不宜过多，最好是以传神的写法，只寥寥几笔就能完成人物的主要动作。人物的心理，主要是通过它的行动、语言（不是长篇大论的分析，往往是经过升华、提炼的带有哲理性的警语）和外部情态的具体描绘，透视他的内心奥秘，并借助于读者的丰富想象，了解到人物精神世界的全部内容，就是所谓由外入内揭示心灵的方法。人物的肖像便在这种外部情态的精细描绘中勾画出来。这就是我国古典小说中常用的“写意画”的表现手法。诚如鲁迅所说，这种手法，“并不须画须眉，并不写上名字，不过寥寥几笔，而神情毕肖。”这样，通过人物的行为展示了人物的心灵、肖像，反之，在心理、肖像描绘中又包含着人物的行为，推动着情节的发展。

环境影响人，改变人。同样，人也影响环境，改变环境。人同环境的关系具有交错的相互的复杂性。同样的环境，在不同情绪的人的眼里，会成为迥然不同的背景。因此，写好了人的心理，环境便带上了主观色彩。这种带着主观色彩的环境，又可以有效地揭示人物的心理，成为塑造人物的手段。

高尔基谈文学三要素

高尔基认为，文学由三个要素构成。他说：「文学的第一个要素是语言。语言是文学的主要工具，它和各种事实、生活现象一起，构成了文学的材料。

「文学的第二个要素是主题。主题是从作者的经验中产生、由生活暗示给他的一种思想。当它要求用形象来体现时，它会在作者心中唤起一种欲望——赋予它一个形式。

「文学的第三个要素是情节，即人物之间的联系、矛盾、同情、反感和一般的相互关系——某种性格，典型的成长和构成的历史。」

（温书民辑）

一首诗中十个一

据载，清高宗到南方巡游，过一条江时，看见一只渔船上一个渔翁唱着歌，荡桨而来，就让纪晓岚咏一首诗来描绘这个情景，并要求诗中有十个一字。纪晓岚立时咏成一绝，诗云：“一篙一橹一渔舟，一个梢头一钓钩。一拍一呼还一笑，一人独占一江秋。”

（许 铭辑）

赵国明 设计

老师：阿尔伯特，你要是老讲话，我就把你送到校长办公室去。

阿尔伯特：怎么，校长想找个人说说话吗？

※ ※

老师：闪电和电有什么区别？

罗宾：你不必为闪电付钱。

追求

渭南市经委 林宝令

春笋追求着，顶破霜冻的地层；蜜蜂追求着，献奉采撷的甘甜。朋友，你追求什么，当祖国需要青春的时候。